

YAN JING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眼睛

洁泯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年10月

眼

睛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函授一班

肇庆分校函授部



当代名家杂感随笔

眼睛

洁泓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1,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587-373-9/I·333 定价:9.80 元

前 记

这本散文集分为两编，上编是写域外情事，下编是随笔杂写。

写域外风情的书，大半写了他国风光，风土人情，也就是游记散文之属。我一直想换一个写法，在异国背景上画上点人物，较之前者似更有趣些。有了这构想，我于是把在国外的一些印象，着重点放在人的构思上，有了人必有些许情节，由此也就勾勒出不同的小故事来。故事并不惊奇，是平凡而常见的，但是多少可以从中窥见些人的心态，在他们一个特有的天地里，我力图涂上些人的想望和动静的色调。

因为我接触到的人为时很短，看得不清，印象是不丰满的，因此写出来的未必站得住，我只是用情节来作弥补，因为是创作，未免虚构，尽量用情节来写出他们的一点影子。为便于藏拙，每一篇我都用极少的文字，写长了就难免失真。这是一种尝试，也许是不成功的。

我在国外自然是接触异国人多，但因为语言隔

阅，只从直觉看他们而缺少情感的交流，因此总是肤浅的。但在域外常见到不少中国人，与之交往，谈心的机会多了，印象总是深些，有不少地方我就写了他们。自然，虽也肤浅，而较之异国人似乎清晰些。

有几篇是例外，如《眼睛》、《埃德蒙顿雪海》、《独语》等，纯粹是抒情文，因为感受不同，里面没有情节，也写不出人。在另一种情景陶染下，我忽然想到写诗，写了几首，附在后面。

下编是随笔，杂得很，大体是对生活的感受，有写以往的，也有即景的，也还有几段怀念故人和亲人的文字。

这本小书，是我经历着的昨日和今日，是我的眼睛观照下的杂色景象，文中有一篇恰好以“眼睛”为题，我就取《眼睛》作为书名吧。

洁泯

1996年7月

目 录

上 编

斯图加特	(1)
科隆的早晨	(3)
关于人的对话	(6)
多瑙河的黄昏	(9)
邂逅篇	(12)
眼睛	(16)
等待	(18)
慕尼黑纪事	(21)
波恩暮色	(23)
夜饮困	(26)
故土之恋	(29)
特里奥的朝夕	(32)
海德堡风景线	(34)
汉堡行	(37)
咖啡馆的话题	(40)

神父	(44)
埃森纪事	(49)
喷水音乐	(52)
特里奥火山湖	(56)
李嘉顿酒家	(59)
独语	(62)
维也纳的雨天	(65)
好客者	(68)
人面狮身	(71)
藤萝架	(75)
混沌、无序	(79)
《道德经》	(83)
她和他	(87)
埃德蒙顿雪海	(92)
玛格丽特	(95)
自立者	(99)

远行人	(102)
蛤蜊	(106)
阿冯	(110)
筑巢	(118)
莱茵河	(133)
D 先生速写	(134)
赠 B 先生	(135)
苏黎塔	(136)
他的梦	(137)
你的手	(139)
安大略湖情思	(140)
蒙特利尔黄昏	(141)
化石	(142)

下编

老者自歌	(143)
独处之乐	(146)

孤独二境	(148)
恋书情结	(151)
年卡的情思	(153)
月饼情结	(156)
皂君庙记	(159)
琴声	(162)
砖塔胡同	(165)
雨中	(168)
他向宁静走去	(170)
他总是在风雨中	(172)
巴人的情怀	(175)
遥祭马宗融	(178)
隐友	(181)
澡友	(184)
老人访老	(189)
记亡妻	(197)

梦绕于永久的悔 (203)

斯图加特

我坐在斯图加特街头的的一个咖啡座上,和 M 君观看街景。斯图加特的街头景色如此宜人。路边树木葱茏,房舍秀奇,街道洁净得像一块青石板。下午的阳光很好,不太灼热,虽说是已经七月份了,西欧的天气却如东方的五月那样。一个上午走得累了,我实在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我的后颈部被溅上了水,这天气是不会下雨的。我知道这是嬉打着的青年男女在街头蓄水池里相互泼水时拍打过来的,他们无意向我拍打,被溅着的人还不少。溅点水有什么关系呢,我很喜欢那种纵情嬉戏和充满青春活力的拍打动作。但是我错了,他们拍打了不到一分钟,都匆匆往前走了。后面又蜂拥着另一群男女青年,他们手拉着手,他们拿着小旗,看来并非是在嬉戏。

M 君告诉我,他们是学生,是刚从大学出来的毕业生,他们要求工作呢,但是找工作多么困难。这是一个富有的和宁静的国家,欧洲称之为西欧的窗口。不过并非一切都如人意,工业发达,电脑设施先进,人才过剩,就业机会就少了。但是青年要求工作,

要求走向社会是他们天然的愿望，他们于是手拉着手，拿着小旗，走到街上，算是表达一种愿望吧，向这个社会作出一种温和的呼吁。他们依然天真烂漫，边走边笑，遇到街头的蓄水池，还要嬉戏打闹起来。

在街头值勤的警察背着手悠闲地走着，学生们的泼水也溅到了他的衣领上、眼镜上、帽子上，他笑了，他拿出手纸慢慢地拭擦，他又悠闲地背着手走着。

马路边的行人，几乎毫不理睬这些学生散乱的行列，行人只顾自己走路，或者一边走一边与同行者说着话。

在食品店的橱窗边，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搂着一个妖娆的女人，搂得很紧，他终于吻着这女人。但是街上的行人也并不注意他们，匆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几个妇女手推着婴儿车，在街头树荫下漫步。

咖啡座上一个老头子，啜着一杯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在滚动。

眼前的一切都是平静的，各自存在着和活动着，而彼此又互不相关。

这时候学生们又转回来了，他们结队而行的事情大概已经完毕，他们一批批乱哄哄地走进街头咖啡座里来。他们抢着座位，要冰水，要啤酒，座位满了。我和M君站了起来，我们也需要散步了。

不过我们仍然想看看这些学生还要什么。他们已经安静地在座位上，有的谈天，有的嬉笑自若，也有支颐沉思的。我凝神谛视着这些可爱的青年，我看到的多半是一张张快乐的、疲倦的和忧郁的脸。

科隆的早晨

我在科隆的几天，每天清晨起来，总要到附近的街心公园去散步。公园是沿着两条马路之间开辟的，长长的一片，树木青葱，芳草如茵，野花的摆动摇曳间，有几只蜜蜂在飞舞，树头的鸟鸣在诉说着它们的快乐。我在一条休息椅上坐着，品赏这个美好的晨景。空气好极了，四周静极了。大约欧洲人是习惯于晚起的，只有几个老人偶尔彳亍而过。远处的汽车声不时划破着清晨的静谧。

我忽然发现，在对面树荫下的长椅上躺着一个满面髭须的老人，他睡得很好，也许没有睡着，仰视着天空，也许在生气，也许是在沉思。过一会儿，他全身蠕动一下，艰难地坐了起来。他环顾四周，似乎是想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他忽然发现坐在对面的我，他对我笑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同他穿的衣服一样的皱旧不堪。我也对他笑，并颌首示意。他用右手指着左臂，我明白是问我几点钟了，我用简单的英语回答了他。接着他又艰难地站了起来，随手取了椅子上的一个小包，蹒跚地向公园的尽头走去。

现在看出来，这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也看得

出，他一夜是寄寓在这里的。如今天明，他离开此地去做他所想做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又漫步在这里，我已不再记得昨天在这里的事情。当我在原来地方坐下来的时候，我又瞥见了。今天他大约起身得早，他看见我了，依然对我笑了笑，我也向他致意。这一回，我看见他坐着在吃早餐，从一个食盒里取着吃。看人吃东西是不礼貌的，我没有坐满一分钟就悄悄地走了。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牢固的印象，这里是他的家，他生食于斯。我是不该老是在那里坐的，我对他已造成了一种小小的干扰，我决心第三天不再到那边去走了。

第三天早晨，我走在街心公园的边缘，我踌躇着怎么走。不是也可以不坐在那里匆匆而过吗？况且，老人对我总是笑，不至于惹他十分的讨厌吧。我于是仍旧沿着公园的通道走去。我又看见他了，似乎在低声和人说话。同他一起的，是一个年轻的妇人，是他的什么人呢？是他的女儿？看样子是和家人叙谈。我匆匆而过，这一回他来不及同我打招呼，他显然有正经的事情要办。

我将要离开科隆了，我不想再去那边散步。但是到晚间却下起滂沱大雨来，到天明也没有停。我忽然想起公园里椅子上的老人究竟是否坐在或躺在那里。一种莫名所以的驱使力，促使我必须去看一看，我披上雨衣走出去，雨下得很大，还有风，天气是凉飕飕的。我走到那里，我看见椅子上一个庞然的物体，我走近前去，老人用毯子蒙头盖着，上面裹着一大块雨布，他蜷缩在里面。雨从树枝上滴滴嗒嗒地落在雨布上，落在雨布并未完全盖严的毯子上。老人一动也不动，我只是听到他在被袱里喘嗽的声音，艰难地呼吸的声音。

科隆的早晨

但是我必须走了，要去赶到慕尼黑的火车。虽然我很想再看一看老人对我的那种憨直的笑。

关于人的对话

Z:你到这里来,我十分的欣喜。你对一切都不必看作是在异国异地,看作我是你的一个朋友,一个人,一个日耳曼人(对不起,我的祖先是土耳其人),你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我把你也看作是一个德国人好了。总之,我们都是人,明白吗?是人,是庄严的、自由的人。人像空气、像山、像水一样,是无需分彼此的。

J:很感谢你。不过你的无分彼此说,你我或者可以成立,也许还不能成立;或者今天可以成立,明天又不能成立了。就一般而言,人是要分彼此的,人的见解不同,处境不同,命运不同。

Z:这永远存在。我说的无分彼此,是说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各有自己的意志,人的价值在彼此之间的平等感和尊严感。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从事科学研究、生产活动和艺术活动,人的价值在于按照自身的愿望去生活和工作。

明白吗?我们是人,我愿意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我愿意做要做的事,别人不许干涉,人的尊严不许受到侵犯,我永远不屈服于任何意志,“没有一个

人从自然得到支配别人的权利”。人自身的寻求就是目的。

J: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话,这不过是一个永远在探索和追求而不可能实现的命题。在现实社会里,人还是必须受制于客体的制约,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社会道德法规的种种制约。你要求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你的选择不但只有相对的自由,而且有时只有极小的自由以至是不自由的。例如说,你要惩罚恶者,你要拯救不幸的善者,你并无这种自由。

你们国家很富有,但是你们还有贫穷,还有黑暗,还有数不尽的尔虞我诈的行为。人的尊严在你的生活信条上是存在的,但是在事实上又无时不在被践踏而并不存在。你不过是侈谈自由,你是不自由的。

Z:正因为这样,我越发要以人的自主力量去改变生活。我们倘若希求人都是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去支配生活,去抵制一切不正的权力,那末,我所持有的信条就可以涵盖全部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复杂的、混乱的世界里,人们各自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人间的五光十色。人的眼睛有勇敢的、智慧的、冷静的,也有迟疑的、懦怯的、遁世的。常人往往缺乏哲学观念,没有坚定的生活信条,他们常常随波逐流,随时在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欣喜若狂,信奉神明之有灵;他们濒于穷困时,又有铤而走险的邪念。他们忘却了自己是人,今天否定昨天的自己。他们的结局或者是清醒过来,或者为历史的河流卷进急湍的旋涡中去。

因为这样,我们需要自主力。我明白中国有众醉独醒的古训。我认为必须追求人的自主力去打扫人生的战场。

J:可见,人的自主力还无法超越现实。你的信条看来是合